

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

意识问题

[英] C. 麦金 著
吴杨义 译



1909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

丛书主编 高新民

意识问题

[英] C. 麦金 著

吴杨义 译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问题 / (英) 麦金著; 吴杨义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

ISBN 978 - 7 - 100 - 11367 - 0

I. ①意… II. ①麦… ②吴…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260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

意识问题

(英) C. 麦金 著

吴杨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1367 - 0

2015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1/2

定价: 34.00 元

Colin McGinn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Essays Towards a Resolution

©1991, 1993 by Colin McGinn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根据英国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1年版译出

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

编委会

主 编：高新民

外籍编委：Jaegwon Kim（金在权）

Timothy O'Connor（T. 奥康纳）

中方编委：冯 俊 李恒威 邴全民 刘明海

刘占峰 宋 荣 田 平 王世鹏

杨足仪 殷 筱 张卫国

《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总序

心灵现象是人类共有的精神现象，也是东西方哲学一个长盛不衰的讨论主题。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英美哲学界发生了一场心灵转向，心灵哲学几近成为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中的“第一哲学”。这一转向不仅推进和深化了对心灵哲学传统问题的研究，而且也极大地拓展了心灵哲学的研究领域，挖掘出一些此前未曾触及的新问题。

反观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一方面，与西方心灵哲学的求真传统不同，中国传统哲学在体贴心灵之体的同时，重在探寻心灵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无穷妙用，并一度形成了以“性”“理”为研究对象，以提高生存质量和人生境界为价值追求，以超凡成圣为最高目标，融心学、圣学、道德学于一体的价值性心灵哲学。这种中国气派的心灵哲学曾在世界哲学之林中独树一帜、光彩夺目，但近代以来却与中国科学技术一样命运多舛，中国哲学在心灵哲学研究中的传统优势与领先地位逐渐丧失，并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

近年来国内对心灵哲学的译介和研究持续升温，其进步也颇值得称道。不过，中国当代的心灵哲学研究毕竟处于起步阶段，大量工作有待于我们当代学人去完成。

冯友兰先生曾说，学术创新要分两步走：先“照着讲”，后“接着讲”。“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前提和基础，是获取新的灵感和洞见的源泉。有鉴于此，我们联合国内外心灵哲学研究专家，编辑出版《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丛书，翻译国外心灵哲学经典原著，为有志于投身心灵哲学研究的学人提供原典文献，为国内心灵哲学的传播、研究和发展贡献绵薄之力。丛书意在与西方心灵哲学大家的思想碰撞、对话和交流中，把“照着讲”的功夫做足做好，为今后“接着讲”、构建全球视野下的广义心灵哲学做好铺垫和积累，为最终恢复中国原有的心灵哲学话语权打下坚实基础。

学问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愿这套丛书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高新民 刘占峰

2013年1月29日

目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我们能够解决心身问题吗?	5
第二章 意识与内容	33
第三章 意识与自然秩序	59
第四章 意识的隐藏结构	111
第五章 心理状态、自然类别与心理物理规律	153
第六章 哲学唯物主义	187
第七章 功能主义和现象主义：一份批判性的评论	229
第八章 机器能否产生意识?	247
索 引	261

序 言

我惊讶地发现，本书的各个章节展现了自己十几年来在身心问题上的思考历程。它们可分为两组。前四章写作于近两三年，其中所表达的观点也是我在这段时间内形成的。前两章曾经在其他地方出版过，后两章（篇幅比前两章要长得多）在这里则是头一回出版。这四章在书中的顺序与它们的写作时间顺序一致。我在写前一章的时候并没有关于后一章的写作计划，不可避免地，前后章节中的内容会有所重复：但我希望这一点能够增强文章的明晰性和说服力——其中的基本观点在多样化的角度下得到了新的表达。本书的后四章写作于更早的一段时期，那时候我的思路 and 现在有所不同。之所以把它们放在这里，是因为朋友们建议说这会让前四章所表达的观点显得更加鲜明。我要感谢相关出版商，允许我在这里将它们重印。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围绕意识问题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当我第一次获得这种观点的时候，它让我颇受震动。（这甚至让我在深夜里从床上爬起来写下一些笔记！）它有一种令人愉快的效果，能够消解意识问题一直以来在智识上带给我的不适，

让我在心身问题面前首次得以放松——就像某种持续不断的折磨终于停止了。在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曾心怀仁慈地试着让我的读者们感受到同样的解脱感：我想让他们首先亲自去感受心身问题所引发的极度困难，然后向他们揭示，（用一个比喻来表达）这困难将如同黎明时分的浓雾一样消散不见。（毫无疑问，我未能达到这一目的。）不过，我同样担忧我要提出的观点会引起大家的强烈反应，因为它们的确是令人不安的：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坏消息，然后是好消息，但接下来是更多的坏消息。从理智上来说，其效果与某种反乌托邦的乌托邦所产生的效果类似。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同样努力让职业哲学家这一狭小圈子之外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能够读懂这些文章（特别是第三章和第四章）。意识问题不仅仅与哲学家相关，还与科学家、艺术家，甚至普通人相关：它是一个关于什么是意识有机体的问题。你无须接受特殊的哲学训练就能感受到它的吸引力。我希望自己所写下的观点也能够为这三种文化领域内的成员带来宽慰，而不仅限于职业哲学家。

除了那些我在各章节中分别表示了感谢的人之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下面这些人，感谢他们的评论和鼓励：马尔科姆·巴德（Malcolm Budd），斯蒂芬·钱伯斯（Stephan Chambers），康斯薇拉·普雷蒂（Consuelo Preti），盖伦·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我对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有着一份难以言喻的感激之情，正是他就心身问题所做的工作为我指明了方向直到我获得了满意的答案。我相信，若没有受其思想的熏

序言

陶，我很难获得现在这样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就同意我的观点。）

就不好的方面来说，我要表达我对当前英国政府的教育政策的不满和蔑视，后者对英国的哲学发展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对其他学科同样如此。同时，我对牛津大学一般委员会（1989年）对我的处理表示遗憾，它严重地阻碍了本书的进展。

科林·麦金

纽约

第一章

我们能够解决心身问题吗？*

神经组织的活动竟然产生了意识状态这种如此奇妙的东西，这就像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一样无法得到解释，阿拉丁一摩擦神灯便会蹦出一个精灵……

——朱利安·赫胥黎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心身问题，结果却总是徒劳无功，谜底仍未揭晓。我想是时候去坦承我们对该问题的无能为力了。但是，我认为恰是这种无能为力——或导致我们无能为力的原因——将消解掉这个哲学问题。在这一章里，我将解释我为何会给出这种大胆而无礼的结论。

* 本文之前发表于《心灵》(Mind, Vol. xcvi, no. 891, July 1989)。蒙牛津大学出版社允许在此重印。

我打算讨论的具体问题与意识相关，后者是心身问题中的一个硬核。意识状态怎么可能取决于大脑状态呢？黏湿的灰质是如何产生多姿多彩的现象的？是什么使得我们称之为大脑的身体器官与其他器官相比是如此之独特，例如毫无意识特征可言的肾脏？无数没有知觉的神经元的集合怎么会产生主观的知觉？我们知道大脑是意识实际上的因果基础，却似乎并不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和怪异的，甚至稍显滑稽。我们也许会觉得，从物理的大脑中产生意识就像从水变成酒一样，但我们对这种转变的性质却一无所知。神经传递似乎并不是意识的物质基础，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又的确是它们扮演了这神奇的角色。对心身问题的研究就是要去理解这一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从而消除它的神秘感。我们想要表明，意识与大脑之间的联系并不神秘。¹

那些声称能够解决心身问题的方案一般具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可以被称之为建设性的形式，它试图确定大脑（或身体）的某些自然性质，以此解释意识是如何从中诞生的。例如，功能主义就认为有一种性质——即因果角色——既满足大脑状态的条件也符合意识状态的条件，因而它应该可以解释大脑状

1 心身问题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它很难被准确而清晰地表达出来。我们觉得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故很快地转而考察问题内部，而不是去探究究竟是什么使得意识无法根据一般的物理性质得到解释。这就使得心身问题看起来像是一个伪问题。没有意识的生物应当不能恰当地理解该问题（设想它们能够理解其他问题）。我认为，对心身问题的充分说明应当要解释它为何难以得到明晰的表述。我把这一点归咎为我们缺乏关于大脑和意识之性质的概念。事实上，若能够完全认识到它们的性质，我们应该早已解决了心身问题。这一点将在后文中得到澄清。

态是如何引发意识状态的。² 另一种形式的解决方案在历史上占有主导地位，它坦然承认没有任何自然事物或性质能够做到这一点，转而求助于某种超自然的实体或神圣干预。于是，我们有了笛卡尔式的二元论和莱布尼茨式的预定和谐说。这些“解决方案”至少认识到，心身关系若要得到合理解释，我们需要引入某些非同寻常的因素，它们应当和问题本身一样极端。我所支持的方案是自然主义的但不是建设性的：我不相信我们能够找到某种可以解释意识的大脑性质，但我可以肯定，无论这性质是什么，它并不具有内在的奇异性。我想要表明，问题出在我们的认知结构，是它限制了我们的认知能力，让我们无法获得关于大脑（或意识）之自然性质的某种概念以此解释心理与物理之间的联系。我们构造概念和发展理论的方式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理解这种因果联系。难怪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如此之困难！

在为上述观点辩护以说明其合理性之前，我需要对我所持立场下的关于认知能力的一般性概念做一个简要的描述。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认知封闭（cognitive closure）这一概念。当且仅当某一类心灵 M 的概念构造程序在其自由支配下无法应用到

2 我也把泛心论视为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因为它试图根据那些和意识本身同样自然的大脑性质来解释意识。赋予物质成分些许原始意识的痕迹，这和假定存在非物质实体或神圣干预之类的超自然事物不同，它只是有点过了。在这里，我假定泛心论和现有的一切其他建设性方案都未能对心身问题给出充分的解答——就像借助超自然的“解决方案”一样（后者当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我是面向那些仍对心身问题感到困惑的人来谈这些看法的（我认为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它感到困惑，至少在他们心里）。

对性质 P（或理论 T）的理解之时，对于性质 P（或理论 T）而言，心灵 M 在认知上是封闭的。我们可以设想不同种类的心灵，它们具有不同的能力与局限、偏见与盲点。因此，某些性质（或理论）可能为一些心灵所理解而不被另一些心灵理解。老鼠认识不到的东西也许能够被猴子认识，猴子认识不到的东西也许能够被我们认识。表征能力不是简单的有或无。心灵和身体一样，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产物，和身体一样具有不同的形状和尺寸，其容量也或大或小，之于特定的认知任务具有不同程度的适宜度。³ 这一点在知觉能力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很难否认知觉的封闭性。不同的物种可以感知到这个世界的不同性质，没有哪一种生物可以感知到事物可能具体呈现的所有性质（至少在不借助人造仪器的前提下）。但这种封闭性并不能用来否认超出其表征能力之外的性质所具有的实在性。一种性质无法被某种心灵知觉到和设想到，这丝毫不能影响到它的真实性。电磁光谱中的不可见部分和可见部分一样真实。某种特定的生物能否构造与之对应的概念化表征，这并不能决定它们是否存在。因而相对性质 P 的认知封闭并不意味着 P 的非实在性。（我们也许会说）P 对于 M 而言是本体性的，这一点没有

3 关于认知能力的这种观点在乔姆斯基的《对语言的反思》（Noam Chomsky,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Pantheon Books, 1975）以及杰瑞·福多的《心灵的模块性》（Jerry Fodor, *The Modularity of Mind*,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983）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乔姆斯基区分了“问题”与“谜”，前者从原则上来说能够被人类心灵所理解，而后者则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他设想一种针对我们的认知能力的研究将描绘出这些能力及其局限。我这里的工作就涉及到这种研究，主张把心身问题视为一个“谜”。

表明 P 不能出现在某种自然主义的科学理论 T 中——它仅仅表明 M 对于 T 在认知上是封闭的。想象一下猴子的心灵和电子的性质就能说明这种可能性。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恰当的解释理论是否向人类心灵敞开。至少，关于实在的概念并未表明一切真实的东西对于人类的概念构造能力而言都是开放的——若我们对实在持实在论立场的话。⁴

设想有一种根据传统经验主义原则构建的心灵，一种休谟主义的心灵。休谟认为人类心灵都是休谟主义的，这一点是错误的，但我们至少可以想象这么一种心灵（也许猴子和狗的心灵就是休谟主义的）。休谟认为“观念”都是“印象”的复现，因而对于休谟主义的心灵而言，知觉的封闭决定了认知的封闭。概念构造系统无法超越呈现于主体的知觉。这种心灵面对一切不可观察的事物都是封闭的，例如，它无法表征原子的性质。这意味着，那些必然要涉及这些性质的解释理论无法被休谟主义的心灵所理解。⁵ 因此，那些需要引用不可观察的性质来解

4 见托马斯·内格尔在《无源之见》(Thomas Nagel, *The View From Nowhe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86) 第六章对实在论的讨论。在这里，内格尔认为有可能存在某种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性质。结合内格尔的实在论和乔姆斯基及福多的认知封闭概念所得出的观点和洛克在《人类理解论》(*Essay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中的观点非常接近，即认为我们的天赋能力不足以让我们获悉关于实在的真相。事实上，洛克对心脑关系正是持这种观点：唯有神启才能让我们理解心灵中的知觉是如何由物质性的物体产生的。

5 当然，休谟实际上主张，任何在本质上涉及客观因果必然性概念的理论都不能被人类心灵理解——涉及到客观持存性概念的理论同样如此。我们可以把休谟主义的心灵和斯特劳森在《个体》(P. F. Strawson, *Individuals*, Methuen: London, 1959) 第二章所讨论的纯声音的存在物相比较，二者具有同样的尴尬和痛苦，它们的构造注定了它们无法获得一系列的概念。人类比这些不完整的心灵要做得好多了，但我们有我们固有的局限性。